

作為隱喻性的竹塹 / 新竹符碼——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

陳惠齡*

摘要

本文將具有新竹背景之作家的「地方經驗」視為一個問題意識，意在探討經由如何的歷史與知識背景，使「地方經驗」成為可能，進而造就「地方意識」的特質。爰此，「被描述的地方」，也將引向一種方法論的學術視域，亦即「竹塹」一詞作為歷史襲用性的地方符碼，其所具有從傳統到現代社會區域文化特質的隱喻性及其關鍵性為何？立基於「理解地方的關鍵成分是身體移動性 (bodily mobility)，而不是根著和真實性」的論點，本文因擬以具有「流動」性而非「釘根」於竹塹鄉土的作家群，作為觀察對象。並依歷史時序為軸線，概分為日治、戰後兩階段，如日治時期魏清德、吳濁流、龍瑛宗等鄉土書寫及地誌文史敘事；戰後迄今的新竹書寫，如李歐梵、張系國、愛亞等地方記憶感懷諸作，以及徐仁修和陳銘礪等地方日常與行遊踏查寫作等，作為參差對照之討論重點。

關鍵詞：竹塹、鄉土、移動、地方意識、地方文學

*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華文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Metaphorical Codes of Zhu-Qian/ Hsinchu: Local Consciousness and Local Writing in “Time-Space” Structure

Chen, Wei-Lin

Joint Appointme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regards the “local experience” of writers with Hsinchu background as a problem awareness, and also to explore how does “local experience” makes possibl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and knowledge background, and then create the features of “local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the “described place” will also lead to a methodological academic perspective, the term “Zhu-Qian” as a historical and functional local code. What are the metaphorical and 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ture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Based on the argument “the key factor to comprehend local place is bodily mobility instead of root and authenticity”, this paper intends to focus on the writers who are “mobile” rather than “rooted” in Zhu-Qian and it takes the historical time sequence as the axi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Japanese period and the post-war period, local history and historic essays of Wei Ching De, Wu Zhuo Liu and Lung Ying Tsung during the Japanese period. it focuses on Zhu-Qian/ Hsinchu writing after the war to the present, such as local writing of memory of Lee Ou Fan, Chang Shi Kuo and Ai Ya, and Hsu Ren Hsiu and Chen Ming Pan’s daily and travel inspection writings are the focus of the discussion.

Keywords: Zhu-Qian/ Hsinchu, Local, Local Consciousness, Mobility, Local Writing

作為隱喻性的竹塹／新竹符碼——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

陳惠齡

一、前言：地方經驗、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

人文學者段義孚《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一書，區分了非人類動物的「領域感」（空間感）與「地方感」，其中「空間」乃對抗侵入者的防護及隔離措施；至於「地方」則是生物所需感覺價值的中心所在，例如有食物、水、休憩和適宜生產的場所。然人類終究異於動物性，而具有心境、思想和感覺，段義孚因此取徑「經驗」的本質，藉以透視「空間感」和「地方感」，並將「感覺」與「觀念」視為一個經驗連續體的兩端，代表兩種不同的認知方法：一為情緒性色彩，產生內心的影響與對外的意向；一則偏於概念化與思想性的空間詮釋。其意認為人類空間感的構成，雖然必須依賴實有的景觀，但人類的空間感卻反映了人的感受和精神能力。特別是人的感覺並非由個別的感受形成，而是基於長時期的許多經驗的記憶和預期的結果。援此，而取「地方是一種對象物」的概念，提出若欲透過感官而產生地方印象，必須是地方或對象具有「穩定性」與「整體性」，並且當一個地方意識化的對象物，被經驗至其實在層面性時，也迥非是外來者角度的觀察、想像與認識。¹

* 本文初稿宣讀於「第三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華文文學研究所、新竹縣政府聯合主辦，2017.11.10-11）。感謝黃美娥教授評論提點，復蒙學報匿名審查者惠賜卓見，增益論述之周延性，特此申謝。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竹塹意識』：竹塹文學的地景書寫及其地方詮釋」（II）（104-2410-H-134-018-MY2）之部分成果。

¹ 段義孚界定「經驗」為「乃跨越人之所以認知真實世界及建構真實世界的全部過程」。由經驗透視出地方性質等相關論點，參見〔美〕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2、7、13、15、16。

承上所論，顯然可以區隔出「地方經驗」與「地方意識」的不同。人的經驗有長短、深淺，也有直接、間接，片段與完整的區別，如果將「地方經驗」視為一種探述地方意識的途徑，值得探討的是：必須具有怎樣的_{地方}感知與知識背景（一如段義孚所言「經驗是感覺和思想的綜合體」）²，才能讓那「地方經驗」成為可能，並進而形構「地方意識」的特質？而這賴以建構地方主體，以之確認自我主體存在位置的「地方意識」，如何表現？在地方經驗中，屬乎個人記憶或集體記憶，又如何「認知」與「建構」地方意識的過程中，成為不同的關鍵點？

從「竹塹埔」、「竹塹社」到「竹塹城」，「竹塹」一詞作為隱喻性與關鍵性的符碼，主要取其沿用迄今，具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事實與文化表徵性。昔為「新竹」舊稱的「竹塹」符碼，不僅可視為一「地理實體」（座落位址與自然環境）、「歷史實體」（地方發展與環境變遷）、「文化實體」（在地文化脈絡與生活方式），同時也表徵為在地住民生活經驗所建構的一個「多元世界」——涵攝自然、人文、歷史、族群、區域、社會、科技等諸多遷變流動而互為關聯性的大新竹生活區域。由是，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竹塹」，除了具有共時性的「家園」、「社會空間」、「日常生活」、「社群」、「集體意識」和「城鄉歷史文化」等符碼意義外，也同時隱喻了歷時性的地方脈絡，諸如閩客原漢多元性的族群文化形態，以及異文化輸入後所產生本土與外來、傳統性與現代性、古都與新城交接，甚至是根著與移動共構等「混融性」、「辯證性」的區域文化特質。

書寫地方，顯然不只是一種在地經驗或攸關地理、歷史的地方知識敘事，而是涉及「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繫」，一如人文地理學者所強調地方做為「關照場域」（field of care），實源於「地方之愛」，以及對地方的依附感。³地方書寫既表徵了觀看者對於地方、空間的特有想像、情感與詮釋，因此涉及書寫者位置及其地方意識。由是思及，在竹塹歷史各階段文人書寫「我城竹塹」的現象中，理應有其來自於鮮明地方色彩的事實表徵與視覺性地景，也有其在地方經驗視角下，所產生建構「我和地

² [美] 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頁 8。

³ [英]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等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35。

方」關係性的地方意識，然而，在地方與認同（即或深淺不一）的鏈結基礎上，新竹作家所表現的地方意識，究竟是什麼？

相較於前山（西部）的繁華盛景，地處邊陲的後山洄瀾（花蓮），文化人士的遷移或歸返花蓮，必然是基於一種自主性與認同感的選擇——對於此間生活空間寄予高度的期望，準此，其所擇定的鄉土歸趨，遂有其濃郁、確認且趨同性的「後山意識」。此即顏崑陽所規模出花蓮地區所隱括「中心－邊陲」、「文明－野蠻」與「先進－落後」等二元對立結構的「後山意識」。⁴反觀地理位置居於島嶼中樞的竹塹／新竹，商旅舟楫、南北往返、遷徙流動皆便利之際，在地住民或離鄉遊子是否還具有鮮明而確然的竹塹／新竹在地意識？或只是將此地視為一處便利而暫棲的中途站？或是一種流動性而非釘根性的家園意義？

權以西方人視域中的臺灣全景而論，「竹塹」總是作為行旅採訪福爾摩沙島各地的中途站，只有極南的打狗或偏遠的澎湖、花蓮，才是下榻或停駐之地。⁵正因為彼時竹塹的文明開發遠勝於一般地區，因此在挾帶「西方之眼」的旅行書寫中，竹塹並未被視同於其他僻遠邊地般，因獵奇與探險的色彩而存在的異質性區域。同理推論，從彼時迄今，居於全島交通樞紐的竹塹，對於地方作家而言，是否也會因穿越便利，導致在多重移動下，而產生不同的「觀看」、「轉換」、「位移」與「位置」等書寫地方的命題？在地方概念的論述中，也提出「地方是核心概念，但理解地方的關鍵成分是身體移動性（bodily mobility），而不是根著和真實性」⁶，其意認為藉由空間的移動，包括日常移動，可以發現本質性的地方經驗特質。特別是值此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移動頻仍，在穿越疆界擴大，國土消解的世界裡，地方性作為生命經

⁴ 顏崑陽：〈「後山意識」的結構及其在花蓮地方社會文化發展上的異向作用與調和〉，《淡江中文學報》15（2006.12），頁117-151。

⁵ 〔美〕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頁98。文中只賦予竹塹極簡與平淡的寫真：「次日，大部分時間都在高地上走。風吹在臉上很強勁，因為東北信風，或叫季風，已到來。我們經過無數個村莊與有圍牆的竹塹市。大部分的人口為客家人。」

⁶ 〔英〕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等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57。

驗的本質究竟為何？⁷

總理上述，本文擬以具有新竹身分的現當代作家⁸作為考察對象，所界定與竹塹區域有關涉之作家，概可分為兩大類，一以籍貫為據，如出生地為新竹縣市者；一為遷徙移動於此地者，如 1949 年前後隨中央政府播遷來臺，落籍於此地；或因遷居、成長、負笈、任職、長期居住於新竹縣市者。藉此探論其離返、流動現象後的地方意識及其地方書寫概況。在此論題的設定下，研析的文本遂以「流動」而非「釘根」於竹塹鄉土的作家作品為主，強調的是在「變動」與「流動」中的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而非在地寓居所呈顯的「地方感」或「在地書寫」。本文以日治時期迄今的地方書寫現象為探討，討論範圍雖大，惟因限縮於新竹書寫及具有雙鄉生活經驗的竹塹作家諸作⁹，因此依歷史時序為軸線，概分為日治與戰後兩階段，擇取日治時期魏清德（新竹／萬華）、吳濁流（新埔／苗栗），以及龍瑛宗（北埔／花蓮）等鄉土書寫及地誌文史敘事，其次則以戰後迄今諸家，如李歐梵（新竹／香港）、張系國（新竹／美國）、愛亞（新竹／湖口）等記憶感懷性的地方書寫諸作；以及徐仁修（芎林／域外）、陳銘璜（新竹／桃園）等地方日常書寫與地方行旅圖誌，作為參差對照，藉此辨析具有新竹地方背景的作家，即便離開新竹而移居異鄉，在時間與空間的變化中，其新竹書寫又將如何呈顯地方經驗與地方意識？而當作家將地方文化特性內化為文學經驗題材、主題類型或語言風格時，作家對地方的詮釋是指竹塹這個地理

7 〔美〕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著，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 73。

8 「中國現代文學發端於五四運動時期，但以鴉片戰爭後的近代文學為其先導。」大致是文學史家公定的結論。惟「現代文學」是一個「時間年代」的概念，卻同時在時間概念中隱含著文學的性質與特質，涉及的界定面向頗為複雜。本文處理作家作品的年限，主要強調時間之別，且取用作品也兼及古典漢詩與現代文學，因舍「現代文學」文類，而以出生於日治前後的「現當代作家」為擇定依據。如竹塹東勢莊的甲午科舉人鄭家珍（1868-1928），於 1895 年內渡泉州後，多次游移於南安與新竹之間。鄭家珍資料參見詹雅能編校：《雪蕉山館詩文集》（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6）。其詩〈秋夜登樓即事〉，透露「作客」心情；返臺設帳教學期間，亦以《客中日誌》題署，皆見另一種新竹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惟基於鄭家珍跨清領、日治與跨內地—臺島之移動，並不同於跨日治、民國之魏清德、吳濁流諸人島內移動之對照議題，本文暫不列入處理。

9 本文主要以「新竹地方書寫」為觀察，有關新竹作家書寫他鄉諸作，若未涉及與竹塹或新竹作為對照，則不列為研析文本。

空間？或是對竹塹的認同與回歸？或是另有修辭想像的文學動機？就書寫竹塹／新竹而觀，是否已形成足資辨識的一種地方文學傳統？

本文論述進程主要將移動往來新竹的作家的「地方經驗」視為一個問題意識，並探討經由如何的歷史和知識背景，使「地方經驗」成為可能，進而形成「地方意識」的特質。爰此，「被描述的地方」，也即引向「將地方視為一種方法論」的學術視域。以下即依此開展論述。

二、書寫位置與地方觀視：魏清德和吳濁流的鄉土敘事

日治階段，處於世變國難之際，作家作品大致見證日治情境現實，演述臺灣歷史種種波折，由於身處臺日互動頻密的背景，地方文學與殖民政治之間遂產生微妙而複雜的對話關係。

竹塹區域既摻雜日本和漢族的文字文化交融，在作家的竹塹書寫中，自也繫連著「殖民地性格」下，另一種地方書寫的現實。從清領至日治期間，臺灣既先後受容了多元文化而產生文化的混雜性，加上作家活動範圍並不侷限於一地一區的流動性，則作家筆鋒所及，是否還具有原鄉本籍的「地域性文風」？同為日治時期竹塹媒體人，魏清德(1886-1964，曾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編輯主任)和吳濁流(1900-1976，曾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皆有雙鄉移動的跨域經驗，此外，也都深具漢學根柢而才情洋溢，漢詩文之外，也兼擅小說、散文等新文藝創作。生命經驗相近的魏吳兩人，其竹塹書寫的命題，是否也有類同的地方觀想與鄉土關懷？

(一) 魏清德的「現代化鄉土」視景

魏清德 1886 年出生於竹塹北門外崙仔庄，1913 年先是客居艋舺，1916 年全家方移籍北遷。魏氏嘗言：「余亦為壯者散而之四方之一人」¹⁰，他在離與返之際，觀

¹⁰ 見魏清德：〈維桑與梓〉，此長文分六回刊發於《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12 月 6-11 日。今收錄於

視竹城，大致是以詩體呈現，且多為應景之作。發表於 1928 年〈維桑與梓〉一文，是專務新竹書寫的難得之作。彼時魏氏已遷居萬華十餘載，篇名點題「桑梓」，顯見是懷歸之作：

吾鄉新竹，舊為淡水廳治所在，人情純樸。在昔科舉時代，文物蔚然，至今耆（舊）縉紳猶尚以氣節相勉勵、道德相磨濯，流風遺澤，不少浸潤於後生小子腦庭。保守之譏，容或不免，迥異乎西人之稱世紀末人心澆漓、江河日下者焉。（《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 142）

啟筆不忘禮讚鄉土民風淳美，縱然自知「鄉俗保守」，鄉心與鄉情則溢於言表。作者載記陪同臺日社友人，從臺北驛南下新竹遊覽，旅途中搭乘火車與自動車，行經村鎮街道，一一收攬新竹名勝鳳山崎鐵橋、十八尖山、新竹神社、南寮海水浴場、冷水坑、金山寺等。魏氏矚目地景而懷想人地歷史風華，如林占梅與爽吟閣、鄭如蘭夫人與淨業院、竹社鄭養齋與金山面等地方盛事，間又敘及乙未年間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與吳湯興戰役之塹城歷史，以及竹城著名餅餌香粉物產，所謂「閩中唯一貢品」。¹¹

上述魏清德重返今昔鄉土，藉行游敘事，勾繪新竹地方文史圖誌，以及地方傳統產業。值得注意的是，此文著墨最多的並非是檢視記憶與現實的遷變，其書寫觀照與聚焦主要在於現代化與文明意義的新竹印記。由於此行並非公務，山水遊觀行程並不少，但魏氏卻多關注於道路橋樑、水道裝置、會社工場、防砂造林、模範果園等工事實業，對於日本治臺引進現代性文明躍進，多所推崇，如改善井水水質與興造森林公園等等地方治績，皆歸功於日人地方施政制度。旅途中適逢新竹數次停電，在譏評「竹電為非文明的也可知」之餘，更藉題發論：「一部臺灣人士閒遊中華歸，則必曰民國亂甚，科學太不發達……」。在新竹景觀的描述中，透顯地方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共謀關係，益見魏清德新竹書寫的實踐，乃在於將殖民文明景觀嫁接至

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肆·文卷》（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頁 142-151。

¹¹ 此處應指創立於日治時期之「丸竹」粉餅、槿粉。昭和年間為臺灣香粉全盛時期，新竹蓮街一帶即多達 28 家香粉店，現在僅存丸竹一家，至今猶為新竹著名之傳統化妝品店。見〈沒被她唸過 別說到過新竹！丸竹化妝品傳承百年的美麗秘密〉，《三立新聞網》網站，2017 年 5 月 16 日，網址：<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53018>（2019 年 1 月 30 日上網）。

地方自然景致。

日殖民政府前後階段，對臺灣施政方針，大致是以「人民的融洽為經，文運的暢達與產業的興隆為緯」，特別是當政策轉為內地延長主義、同化主義時，不僅致力於教育、文治、民族的融和，更是強調島內的產業開發與經濟發展建設。¹²魏清德此次返鄉行程動機，正是緣於「最近日新月異之建設，未由而知」，方欣然願為同仁負弩，齊遊故里。¹³

論者有謂魏氏攸關現代性的論述，是以「日本」為本位之東洋文明觀，並意欲藉此以與西洋文化抗衡。¹⁴類此以日本文化／文明為主體性的啟蒙論述，尚表現於魏氏〈第七回臺展之我觀〉文中，品評東方與西洋繪畫風格¹⁵，全文針對東、西、內、臺人用筆色澤、畫風濃淡發論，並特別廓清與強調「物不必舶來品，畫之取材不必巴黎」之藝術主體性，力主東西畫作宜「各發揮個性」，蓋因東洋畫需根據東洋人之生活，若輕忽此，則「安能達到還我亞細亞及脫卻追隨之領域乎？」由微觀新竹鄉土到鉅視東洋文化，固然有其自省性的思考，但魏清德的書寫位置與認同寓寄，也呼之欲出。

另作〈島人士趣味一斑〉，是博涉臺灣詩畫金石藝術的專業析論，幾近一篇臺灣藝術小史，充分展現魏氏精擅藝品的涵養與品味。文中盤點歷來新竹藝文人士，如林占梅、李逸樵、張純甫、鄭肇基、羅炯南、李逸樵、周笑軒、王石鵬等名家，魏氏除了呼籲「創造臺灣鄉土藝術殿堂」，也述及藝文名家南北遷移的流動現象，並總結「新竹人士之書畫熱頗為普及，以舊家多重斯文，又少實業可以振興，有以使然之也。」¹⁶魏氏此作可謂留存了竹塹在地藝文史概況，在比較臺島藝文風氣之際，也

¹² 見〔日〕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頁 219-220。

¹³ 魏清德：〈維桑與梓〉，收入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 142。

¹⁴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頁 220。

¹⁵ 分上下回刊發於《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10 月 27、28 日，收入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 244-247。

¹⁶ 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 391。

見證新竹素負「文學為北地之冠」盛名¹⁷，及其藝文影響力之擴張。藉由審視與讚辭，不僅共享竹塹藝文風氣，形塑新竹固有藝文書畫傳統，也間接表顯魏清德對於竹塹地方人文的認同感。

至於魏氏漢詩諸作，以旅游紀覽、寫景詠物與人際唱酬居多，其中行旅紀遊之作豐碩，尤以描繪臺灣諸景為多，如〈日月潭〉八首、〈埔里社道上〉十首等等，相較之下，新竹景觀書寫則有限，僅見〈竹東〉、〈五峰鄉〉、〈北埔〉、〈尖石〉、〈重遊古奇峰雜詠〉、〈自新竹望雪翁山〉等少數作品。¹⁸魏氏雖吟詠「我家生長在竹城，年年出門與山晤」、「竹風蘭雨古臺灣，生長名茶異等閒」，但主要藉題新竹以發抒個人獨到之觀景品味與詠景抒懷，並未涉及更深層的地方觀想或空間感。觀其〈獅山行腳〉所言：「沿途風景，為余所熟經之地，從略不贅。」¹⁹或只緣身在此山中，觀景距離太近，司空見慣，以致鮮少書寫在地景觀；再則「觀景」乃攸關一種「選擇」與「詮釋」的立場，魏清德投注於「現代化新竹」的視點，於焉浮露身為知識分子在彼時日治現代性體驗下，對於器物文明型態與現代都會語境的欽慕。

魏氏鄉土意識的流動，見諸〈維桑與梓〉所言：「計離桑背梓，前後凡廿星霜，雖無桑乾之渡、并州之望，卻已把萬華斷作故鄉。」文末收梢語，敘及驅車返回萬華之際，室中兒女歡呼：「阿父歸來！歸來！」²⁰不僅回應作者移動的實境，歸返之地由「新竹」轉為「萬華」的雙鄉情結，更昭顯他所聚焦的鄉土世界，並非單是念念新竹家園與回溯記憶的個人鄉土，而是轉以新竹概括臺灣全景的「現代化鄉土」意涵。由是觀之，魏氏書寫新竹的主體問題，顯然是思索鄉土如何邁向現代性與文明化的一種地方關懷。

（二）吳濁流的「家園性鄉土」敘事

至於吳濁流《臺灣連翹》（副標題「臺灣的歷史見證」）²¹，和《無花果》（副標

¹⁷ 連橫：《臺灣通史·鄉賢列傳·鄭用錫》（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頁968。

¹⁸ 分見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壹·詩卷》、《魏清德全集·貳·詩卷》。

¹⁹ 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242。

²⁰ 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150-151。

²¹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

題「臺灣七十年的回想」)²²，兩作皆是以第一人稱撰寫的自敘傳記兼報導文體；另篇名作《亞細亞的孤兒》²³，則以日治時期臺灣人被遺棄的「孤兒化」歷史情境為主題。²⁴上述三作，作者為臺灣歷史作見證的意圖昭然。然則日治與國府時期，極具標識性的新竹地方記憶與歷史景觀，也可由上述諸作，管窺其貌。如《亞細亞的孤兒》第一篇〈苦楝花開的時節〉即刻繪茶園、山歌、書院塾師等新竹地景風物，此外，〈水月〉、〈功狗〉、〈狡猿〉短篇小說，也多收攬茶園山歌等竹苗客家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生態文化。

吳濁流紀實性兩作，則更多述及竹塹區域歷史經驗所伴隨的文化記憶與特殊的地方敘事。如《無花果》第一章〈聽祖父述說抗日故事〉²⁵，娓娓道來地方抗日民軍的歷史事件，其中北埔少年英雄姜紹祖帶領客家子弟，於十八尖山與日軍鏖戰場景，以及義民爺崇祀等地方信仰風貌，皆可與竹塹史詩〈姜紹祖抗日歌〉互文對讀²⁶；第四章〈在故鄉的分教場苦惱人生問題〉，敘及返鄉後的教職生涯，深入探討彼時內地與臺灣教育現狀之餘，也載記日本當局為抗衡「文化協會」風潮，而於新竹新埔設立「青葉會」，遂行籠絡與操縱臺島知識份子之陰謀。《臺灣連翹》更觸及北埔蔡清琳隘勇事件、地方私塾教育、書院塾師課徒情狀等庶民生活諸相。²⁷於焉浮現的風土人物與歷史記憶，除了見證日殖時期的臺灣紀事，也再現了竹塹鄉情與地方圖景。

學界大致藉從「殖民歷史學」視域²⁸，論評吳濁流諸作；然則探掘吳濁流靈魂深處的「孤兒意識」或「臺灣意識」，宜乎溯源於原初的「地方意識」——「生活與家園」的素樸概念。如《無花果》第一章，即輾轉托出義民廟崇祀神靈，乃植基於「為村莊而戰死的英雄」、「保衛自己的村莊是自己的義務」之素樸觀念，由是而使義民

²²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

²³ 吳濁流著，張良澤編：《亞細亞的孤兒》（臺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3）。

²⁴ 〔日〕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頁 238。

²⁵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無花果》，頁 1-16。

²⁶ 黃榮洛：〈介紹姜紹祖抗日歌〉，原載於《客家雜誌》35（1993.4），後收入《臺灣客家傳統山歌詞》（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2），頁 65-74。

²⁷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頁 23-26。

²⁸ 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

英魂與捍衛地方精神縮結合一。又敘及六家的林家與北埔姜家的抗日義舉，吳濁流也同樣總理出「臺灣人具有這樣熾烈的鄉土愛，同時對祖國的愛也是一樣」的「地方愛」論點。²⁹《臺灣連翹》亦以「家園」意象作為敘事啟始，第一篇章的小標目，依序是「我的住家」、「我的家」、「我家的前面」。作者敘情述事，先是規模出太平風物的村落景象，繼則控訴愚蠢文明的入侵，對於臺灣的戕害。³⁰凡此，新竹地方之所以獲得定義和意義，即是與「家園」或「村莊」的連繫。

由是，解讀吳濁流諸作，或可從吳氏「新埔書寫」切入。惟「新埔地方」雖是一個被意義化了的「生活／家園」空間，吳濁流的「地方意識」卻非僅限於新埔區域或客家意識³¹，他對地方詮釋一以貫之的正是由「新埔家園」、「農家日常生活」而至「日殖社會空間」、「客家族群」，以至「集體意識」和「歷史感」，最終則凝鑄為「臺灣人意識」。易言之，安置於臺灣文學史大敘述的吳濁流諸作，其原初敘事的基點，理應是作者在心物主客觀條件及特殊時空交互作用下，透過極具識別性的歷史與地方景觀，再現殖民地臺灣的國族認屬關係與身分認同等命題。

一生以詩人為職志，卻以小說聞名，素有「鐵血詩人」之稱的吳濁流，1963年輯印《濁流千草集》行世。³²該詩集以行游覽勝、體物懷人、詠史懷古為要，並兼有社會紀實之作，總計1043首漢詩。其中以竹塹地景風物為題者頗多，如慈雲寺、新埔大橋、竹風、竹塹風光、竹北松濤、青草湖、採茶等地方鄉土風情之作，其中「竹風」和「茶園」是極具辨識性的地方景觀³³：

四月煉花香，農村婦女忙。山歌日當午，載笠採茶娘。（〈採茶〉）

五指獨擎天，塹城芳草邊。竹風常颯颯，阡陌綠楊煙。（〈竹風〉）

竹塹地形多丘陵而少平原，向有茶鄉與風城之稱。上引〈採茶〉、〈竹風〉兩詩為例，

²⁹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無花果》，頁38-39。

³⁰ 吳濁流控訴日殖政府的殘暴威權，其意以為即如兒玉、後藤治臺階段堪稱黃金盛世，依舊留下斑斑腥紅記錄。參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頁19。

³¹ 吳濁流曾表明身為客家人的感情是本能地，自然地發生的，沒有理由，但他卻不願意隱藏在這樣狹小的世界觀中，即使無法從中自拔出來。參吳濁流著，鍾肇政譯：《無花果》，頁65。

³² 吳濁流著，呂興昌審訂，黃哲永主編：《濁流千草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

³³ 吳濁流著，呂興昌審訂，黃哲永主編：《濁流千草集》，頁56。

除了表呈詩人地方經驗的視角，詩作表現地方核心焦點的手法，也頗能映證吳濁流力主「抽象或是印象的」漢詩觀點：

例如描寫觀音山，不是走近觀音山前看，此徑之斜，此石之頑，此木之奇，此竹之秀，彼花之美。要離開觀音山來看，然後抽出一個概念，或由所反映於心的概念，由此概念表現出來，所以，一定要相當的距離來看，但也不能距離太遠，在看不到的地方來想，若是看不到的地方來想的描寫，現實的再現就難，太過於抽象，變為空想或幻想……。（《濁流千草集》，頁13）

上述詩論，也可轉用於地方書寫對應於「所反映於心的概念」與「觀看位置」的解說。自然空間方位原是一種客觀存在，然而實際觀景書寫，卻非是客觀寫實或報導紀錄，而是涉及觀視的立場與向度，因此當地景經由被觀看而「再現」成為某種特殊意義時，實已透顯觀看者的特定意識。

上述兩位新竹名家書寫日殖時代的歷史感受，卻各有獨特的地方視角。當身處歷史情境而涉入現實鄉土社會時，吳濁流詩文所呈現的微觀「家園性鄉土」世界，相較於魏清德詩文寓寄以大東亞文化思維下，所關注宏觀「現代化鄉土」視域，這地方書寫背後的詮釋反差，以及殊異性的「地方感」思維模式，正突顯出所謂「地方書寫」，不必然被統一在一致的「地方意識」框架中。

三、多重移動中的地方意識： 龍瑛宗與吳濁流的自敘傳散文／地誌文史

一般指稱「地方性」，大都用來作為社會生活的一種特質或區分項，這是因為作為社會生活的現象學性質，本身即涉及一種情感結構，意即作為在特定處境下的共同體意識形態，並因此而帶來各種特定的地方性物質生產成果。故而論者嘗以「鄰坊」(neighborhood)一詞來指稱「地方性」，意指在特定處境中的共同體。³⁴由是，

³⁴ [美]阿君·阿帕度萊著，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頁256、261、255。

「地方性」除了攸關地方特殊的自然與地理環境，此外，也反映在村群日常生活中，諸如村落形態、交際網絡、死生禮俗、物產農作、時令節慶與宗教信仰等等，皆可形塑出特有的地方文化心理結構與住民生活行為慣習。總此，以地方人事和地方詮釋為題材的地方書寫，基本上可稱之為載錄有關地方性社會文化的另類文獻與地誌文史。

且以極具竹塹地方視野與庶民歷史觀的《百年見聞肚皮集》為例。³⁵該書載記各地趣聞掌故，主要以竹塹鄭林兩大家族為題材，雖事屬稗官野史，內容未必可盡信，但卻包攬清領時期竹塹地方人事、社會現象與庶民文化，堪稱「竹塹地方史筆記」。除了類此民間逸史或野史外，自傳性文學作品所涉及地方民俗文史，也具有實質而可參考的地方感與地方意識的資料，日治時期作家龍瑛宗（1911-1999）和吳濁流（1900-1976），即撰有多篇以故鄉穿越雙鄉為經驗場景與地方知識性的書寫。

（一）龍瑛宗穿越北埔與花蓮的書寫圖景

〈夜流〉一文，敘述唐山父祖移民北埔邊地，草萊初闢，栽植茶樹橘樹，搭蓋腦寮，提煉樟腦油之際，遭逢漢蕃衝突，遂由此引渡出理蕃撫墾與山村樟腦產業的滄桑史話。從「私我家傳」轉為「公共敘述」，交錯體現出文化記憶與地方史事。³⁶近似〈夜流〉以家傳架構地方產業視景的〈時間與空間〉一文，則是以竹縣樟腦寮與高山族爭界事件為敘事開端，並兼及殖民地政府為管治臺人鴉片癮，而採鑑札制度等史實現象。³⁷藉成長紀事與家族故事，引介地方民俗歷史者，尚有〈山居故鄉之記〉一文，細膩刻繪年菜農作、作糕細節、除夕祭祖等偏山部落年節即景。³⁸另有以北埔公學校為材的〈半世紀前的往事〉，則是追記彭家祠私塾興廢之區域教育現象³⁹；

³⁵ 恠我氏著，林美容點校：《百年見聞肚皮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5）。

³⁶ 有關〈夜流〉析論，參見陳惠齡：〈地景、歷史與敘事：竹塹文學的地方詮釋及其文化情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8（2014.4），頁 77-119。

³⁷ 龍瑛宗：〈時間與空間〉，收入葉迪等譯，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 7 冊：隨筆集（2）（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 112。

³⁸ 龍瑛宗：〈山居故鄉之記〉，《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 6 冊：詩·劇本·隨筆集（1），頁 246-252。

³⁹ 龍瑛宗：〈半世紀前的往事〉，《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 6 冊：詩·劇本·隨筆集（1），頁 324-327。

〈還鄉記——素描新竹北埔鄉〉，以還鄉為主體敘事，秀巒山、彭家祠、金廣福、慈天宮等綴段式的地方景觀，交叉浮露出今昔北埔的變貌，並總匯出地方歷史文化編碼⁴⁰；〈北埔金廣福〉一文，則意在簡介北埔名勝古蹟，雖近乎地方導覽，對於大隘開闢史話，卻是重要的註腳。⁴¹總此，顯見「故鄉」圖景在龍瑛宗生命與創作中的份量。

相較於北埔書寫諸作，龍瑛宗一生移動頻仍，雖終老於臺北，但青壯期間客居花蓮十月餘，創作後山地景諸作，受矚目程度尤甚於北埔書寫。論者有謂：「龍瑛宗見證了 1940 年代初花蓮港廳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多元族群的互動關係。」⁴²龍瑛宗書寫花蓮的詩文質量雖豐碩，但歷歷可見由「異鄉客」、「觀景人」而至「懷想者」的曲折心境。〈在沙灘上——從波濤洶湧的小鎮〉一文，即敘及初履花蓮的寂寥與惡夢，因而將花蓮名之為「古怪的城鎮」和「西部美國的寂寞城鎮」、「愛慾的韻味濃烈的城鎮」。異鄉異想的畫面，主要緣於對比北埔深村生活的反差感受。⁴³類此鏡像式的地方寫真，顯然坐實了人文地理學者所論：「我們對距離感的感受效果，基本上是由一地方至另一地方的相對相關，例如聽到靜夜中的狗吠聲，或看到環境不同的景物。」⁴⁴

隨著久居後山，感受到「這個寂寥的城鎮也有歷史在搏動著」，龍瑛宗後續撰寫〈努力的繼續〉，則開始稱美先人建造花蓮港的毅力與氣魄；到了〈新天長斷崖〉一文，已然跳脫異國情調式的地域想像，轉為禮讚花蓮如太古幽邃般的雄偉景致，並因此興發自然山水與人文共構的臺灣高山建設藍圖。⁴⁵與花蓮更緊密聯繫的作品，尚有〈薄薄社的饗宴〉一文，是為薄薄社洪水神話傳說，以及混融傳統與現代的阿美

⁴⁰ 龍瑛宗：〈還鄉記——素描新竹北埔鄉〉，《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 7 冊：隨筆集（2），頁 151-155。

⁴¹ 龍瑛宗：〈北埔金廣福〉，《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 7 冊：隨筆集（2），頁 60-62。

⁴² 意指龍瑛宗花蓮地誌書寫，再現花蓮港廳風華、與阿美族邂逅等等。見王惠珍：《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81、179-220。

⁴³ 「有一天，我從激烈的生活逃脫，坐在沒有人煙的海邊，聽著海濤洪鳴。我向來的生活是深山村落的生活。然後是中部寂寞的城鎮，之後，是城市生活。可是，這回我的生涯裡第一次展現海的生活。」見龍瑛宗：《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 6 冊：詩·劇本·隨筆集（1），頁 196。

⁴⁴ 見〔美〕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頁 13。

⁴⁵ 龍瑛宗：〈新天長斷崖〉，《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 6 冊：詩·劇本·隨筆集（1），頁 208-209。

族結婚習俗。其後〈花蓮港回想〉(詩)、〈花蓮港風景〉(詩)，和〈時間的嬉戲〉三文，則是離開花蓮之後的瑣記與懷想，文中浮現參差對照的雙城，一是已離開而懷念殷殷的花蓮；一是難以適應的「近代風景」，「對可憐的鄉下人來說，就像天方夜譚的遙遠異國故事似」的臺北城。上述溯源與憶往篇什，總結出龍瑛宗所思考人生、時間與歷史的命題：

所謂小說家就是以時間之絲來刺繡人生和社會的。……人生是時間的嬉戲。由肉體和精神的堆積產生社會，而把時間賦予它的話，歷史就出現了。⁴⁶

時間之流所營構的歷史變化意義，暗相呼應龍瑛宗在多重移動中，所播散與投射對於新竹／花蓮的地方意識與地方記憶，而其移動路徑與暫停之節點網絡的關連，尤在於藉認識異鄉（花蓮）而賦予家鄉（北埔）的意義。

在生命歷程中，必然有因心境與視域轉異後的故鄉的滄桑變貌，一如〈歸鄉記〉述及歸返北埔庄的情境：「少年時代，新竹對我來說是唯一了不起的都會。然而，現在走在新竹的鎮上一看，卻覺得是頗為寂寞的市鎮。」⁴⁷在歲月飛逝中固然改變並轉嫁了「鄉愁」，然而在「經驗」與「時間」要素中，交匯而出的「地方感」，卻始終是往回看的「故鄉情」，無怪乎龍瑛宗要如此宣示：

自從離開了北埔鄉和母校以後，我一直流浪於異鄉，除了南投四年半，花蓮一年，臺南一年之外，一直居住於臺北市。可以說，臺北市是我的第二故鄉，雖然臺北市政府曾經勸誘我改為臺北市民，但是我仍然以北埔鄉民為榮。⁴⁸

龍瑛宗穿越流動的地方圖景如是，吳濁流在經驗透視中的地方記憶與地方書寫，也同樣未局促於生命起源處新埔此單一地點。

（二）吳濁流進出新埔與苗栗的地方經驗

在吳濁流生命流光中，也有多重繁複動線，特別是以進出新埔與苗栗（1922-

⁴⁶ 上下引言分見龍瑛宗：〈時間的嬉戲〉，《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7冊：詩·劇本·隨筆集（1），頁219、221。

⁴⁷ 龍瑛宗：〈歸鄉記〉，《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6冊：詩·劇本·隨筆集（1），頁171。

⁴⁸ 龍瑛宗：〈半世紀前的往事〉，《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6冊：詩·劇本·隨筆集（1），頁326。

1937) 為最鮮明的移動地圖。權以吳濁流簡要年譜為軸線⁴⁹，標識「新埔」與「苗栗」兩地與吳濁流生命的交織難分：

1922 生於新埔鎮巨埔里→1910 就學「新埔」公學校→1916 負笈「臺北」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1920 任新埔照門分教場教諭→1922 左遷苗栗四湖公學校→1924 調苗栗五湖分教場→1926 調回四湖公學校→1927 參加「苗栗詩社」→1932 因病回新埔休養，加入「大新吟社」→1933 復職五湖公學校→1937 任關西公學校首席訓導→1939 調任馬武督分教場主任→1940 因新竹郡「新埔運動場」事件，憤辭教職→1941/1 前往南京，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1941/8 返臺，受監視，攜眷再渡大陸→1942/3 返臺，任米穀納入協會苗栗出張所主任→1943，調米穀納入協會新竹支部，移居竹北和新埔→1944 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遷居臺北→1948 任大同工業職業學校訓導主任→1949 轉任機器工業同業公會專員、財務組長→1957 東遊日本→1965 退休後頻密出國旅遊，遍及五大洲→1976 辭世。

承上得知，「新埔」和「苗栗」兩處地方，是吳濁流念茲在茲，與其際遇牽扯相連的重要地標及書寫線索。上一節已論及吳氏新埔書寫諸作，〈一束回想〉、〈回憶我的第二故鄉〉、〈重返西湖〉諸文，則是吳濁流為新埔母校 71 週年慶、任教五湖國小、西湖國小 50 週年校慶而撰寫之紀念稿。⁵⁰在新埔與苗栗並置的地理視景與自傳敘事中，所提供的歷史向度，包括日殖期間的教育制度、新埔公學校與國語學校師範部的漢文學習等學事規程；另也以左遷荒鄉苗栗「四湖」的個人痛史，直指殖民地歷史的苦難與傷痕。更透過五、四、三湖老地名與鴨母坑、打木溪等蕃名，載記彼時竹苗地方意象，間接拼貼出苗栗古地圖；又溯及夙有「文化鄉」之稱的苗栗文脈、唱山歌夜行的竹苗生活記憶等等，堪稱是竹苗地誌簡史與人文風華錄。

「地方」的重要性，在於它帶來人們的「親切經驗」，並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地方或場所精神，最主要的體認意義即是「定居」的空間概念與特性——意即置身於空間中，且同時又暴露於某種環境特性中。上述這兩種相關的精神即稱之

⁴⁹ 此處簡要紀年資料，參考自洪米貞整理「吳濁流生平寫作年表」，收入吳濁流作，彭瑞金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 289-296。

⁵⁰ 皆收入吳濁流：《南京雜感》（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

為「方向感」和「認同感」。⁵¹援此，吳濁流的地方意識、地方認同與方向感的座標點，除了是家鄉「新埔」，也關乎他「半生青春熱血在此消耗」，被他視為「娘家」的「咱的西湖」。⁵²且觀吳濁流〈過新埔橋〉與〈訪苗栗〉二詩：

百丈長橋綠水灣，憑欄回首舊青山。馳車商客黃沙捲，叱犢兒童載月還。題柱有人懷雁塔，成名他日望鄉關。一番歸里一番老，廿載風塵鬢髮斑。

竹北新居未慣時，又來栗里為談詩。雖云第二故鄉好，酒不澆愁憶鳳池。幸遇雅仙及慕仙，鶴仙急殺好茶煎。眾仙皆不談風雅，為恐詩狂詠百篇。歸途寂寞思無邪，偶遇同窓舊話加。沿道水田新釀綠，竹南風景海漂沙。⁵³

上述兩首詩，一是回溯少小離家老大回的還鄉感喟，一是正視生活實境的風景。具有「穿越疆界」意象的「新埔大橋」，曾被吳濁流書寫多次，詩中馳車商客與叱犢兒童的對照，箋注了新埔與苗栗如影隨形，也映照出吳濁流在生命移動歷程中，故鄉與第二故鄉相互填補記憶的縫隙，因此而成為相互依存與互為主體的吳濁流生命核心地點。

作為最重要的、永恆感覺價值的「地點」，也將會決定書寫者是這地方的「過客」或「歸人」身分。在龍瑛宗和吳濁流多重移動的書寫中，我們看到作家如何在「路徑」（第二故鄉）與「根源」（原鄉家園）的交錯流動裡，重新產生認識地方的新經驗。當花蓮、苗栗這些陌生的「空間」，一旦置換成「親切的地方經驗」時，其實並未消滅北埔或新埔的地方感或家園感，而是重組與深化了作家的地方意識，並且使地方獲得了更多樣、更複雜的定義與意義。

⁵¹ 〔挪〕諾伯舒茲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頁 18-19。

⁵² 吳濁流曾敘及回苗栗西湖的感覺，「到咱的西湖去嘛」，就像是女人回娘家一樣的心情。吳濁流：《南京雜感》，頁 37-38。

⁵³ 吳濁流著，呂興昌審訂，黃哲永主編：《濁流千草集》，頁 189、126。

四、鄉土感懷與認識地方：李歐梵、張系國、愛亞、徐仁修和陳銘礚的新竹書寫

地方與作家之間，原就存在著多樣關係的可能性。地方的自然、地理與人文環境對於在地出生或遷居流寓者的文學創作，可能體現為某種影響、作用或共性，但人與地方環境之間的關係，終究是複雜多變的一種互動與辯證關係，特別是涉及個人生命特質、生活經驗、本籍文化或客籍文化影響下的感情結構等等。循此，竹塹作家對於地方身分感的認知及其地方書寫，也必然大異其趣。

以下擬就出生於河南、重慶，成長就讀於新竹中學的學者／作家李歐梵(1942-)與張系國(1944-)；出生於四川，童幼時期居住新竹縣市的廣播媒體人／作家愛亞(1945-)；生長於新竹縣芎林鄉的自然生態專家／作家徐仁修(1946-)，以及生於新竹市，曾任新竹縣國小教師的出版界文化人／作家陳銘礚(1951-)等具有多重身分的作家群，探述其如何以各具特色的地方想像、表現形式、取材主題，展開個人與地方的對話情境，及其所蘊蓄在地文化的辯證思維。

(一) 鄉土的根：新竹作為「地方精靈」⁵⁴的起點

1. 李歐梵的記憶斷片與成長敘事

以「日常文化人」自詡的李歐梵，自承其所有的人文藝術教養皆源起於新竹這塊沃壤。李歐梵嘗言對於新竹的記憶，是一種永遠的溫馨：「這種溫馨記憶，使得我早年時候就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浪漫理想。」⁵⁵他的新竹記憶中有三個重要的畫幅，一是新竹師專校舍家居生活，二是新竹中學師友的故事，三是國民戲院的觀影經驗，這三個記憶斷片恰好勾勒出他成長啟蒙的軌跡。父母皆任教於新竹師專，一生奉獻

⁵⁴ 「地方精靈」(genius loci)即第三節末所稱「場所精神」，原是古羅馬人的一種信仰，認為每一種「獨立的」本體都有自己的靈魂，守護神靈這種靈魂賦予人和場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隨人和場所，同時決定了他們的特性和本質。參〔挪〕諾伯舒茲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頁18。

⁵⁵ 李歐梵：〈文學中的地方精靈〉，收入陳惠齡主編：《傳統與現代——第一屆臺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3。

音樂教育，李歐梵在《音樂的往事追憶》中曾敘及父親李永剛在竹師操場和新竹東城門廣場指揮演奏的溫馨情景⁵⁶，人事追憶的場景構築中，已然延伸至地方淳美祥和的風土民情。另一篇〈母校新竹中學瑣記〉則載記母校新竹中學：

半個世紀前，我在這裡消磨了六年的青春時光。消磨，卻不是浪費。每一個人都有一段難忘的成長經驗，回憶的方式也不同。新竹是我成長的地方，每提起新竹和新竹中學，總有一種親切感。⁵⁷

「新竹中學」的往事再現，不僅是最重要的生命經驗，也是李歐梵新竹鄉土情境的核心圖景。中學六年的斷片記憶，蒙太奇鏡頭先是特寫辛志平校長巡視校園，彎腰撿拾地上垃圾、紙片的身影，而後再分鏡至竹中越野賽跑游泳等校園運動傳統、集體狂野的班級同學群像等等，最後則是聚焦於老浪子返回母校演講的場景。全文並置了兩重時間層次，也位移了校園師生角色。除了提領生命的記憶，款款深情述說昔日「新竹中學」種種人事風華，李歐梵最津津樂道、出奇愛戀的「國民大戲院」（即今新竹影像博物館）觀影點滴，間也展現地域情感與青春歲月的行跡：

上回返校令我稍感「疏離」的原因，是校門口的那條筆直的學府路，已經今年昔比了，它本來是一個斜坡，騎單車逃課時可以飛馳而下，不用踩腳踏車的踏板，瞬間就可逃之夭夭，鑽進城裡的國民大戲院去看電影。這一段經歷，我曾多次寫文懷念過，覺得這是我的青春階段最值得回味的插曲。（〈母校新竹中學瑣記〉，頁 257）

國民戲院是李歐梵最珍貴的定格記憶，也是他日後獻身文學與研究的因緣起點。此外，生活所居的南大路、中學逃學的學府路，以及記憶戀慕尤深的東門城牆等等，在在是召喚童年往事的地方記憶。當捕捉到一種地方意義與記憶映象時，新竹對李歐梵而言，即是充滿了靈性的地方，這就是他所援借並詮釋發揮的「Genius Loci」（場所精神、地方精靈）：

這個精神本來是從「居屋」、「住的場所」，發展至「城鎮」的範圍，並賦予它

⁵⁶ 李歐梵：《音樂的往事追憶》（臺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2），頁 150、147。

⁵⁷ 李歐梵：〈母校新竹中學瑣記〉，《人文文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頁 257。

一種空間的意義，因此這個意義變成了「地方的靈魂」。……一個地方不管表面上看起來怎麼樣的普通，沒有特色，可是當你進去之後，有的地方就是沒有靈性；有的地方就是有靈性，這個靈性不是客觀的，完全是主觀的。（〈文學中的地方精靈〉，頁 6、9）

對李歐梵而言，新竹所具有的地方的靈性，即是新竹和他成長記憶所綰結的一種特殊而親密的關係。即便他對「鄉土的根」的認知並不那麼濃厚，且因流動經驗累積之後，更增添了個人認同的混亂，以致地方認同並不限於「單一」⁵⁸，然而新竹對李歐梵而言，迥非是視覺性暫留的幻視，而是無比熟悉、永恆收納摺藏的生命場景與歷史寫真。

2. 張系國的戀土情結與歸根還鄉

在〈美哉吾校〉一文裡⁵⁹，張系國開宗明義說道：「我雖然祖籍江西，始終視新竹為故鄉。每次回國，祇要有一天空閒時間，必回新竹，也必去探望辛校長。在我的意識裡，辛校長、新竹、故鄉……似乎都成了同義詞。」與李歐梵同樣畢業於新竹中學的張系國，相關新竹書寫的作品，並不多。〈美哉吾校〉以笑談語調，鋪陳出竹中校園別具一格的校長形貌、奇特傳統與叛逆校友的敘事脈絡，在「竹中專出怪人」的奇聞軼事中，透顯出竹中人的自豪與自傲。張系國顯然是藉竹中人事風雲的凝聚，映照新竹印象與地方光影。

〈竹塹堡、科技城與烏托邦〉是一篇專題講稿，「我是新竹的產品」、「新竹是我的故鄉」，誠是此篇講稿的開端與核心脈絡，並由此架構出新竹故鄉未來發展的藍圖：「科技烏托邦與桃花源」。張系國採以離根在外的遊子位置，引導細審「人如何安身立命」的哲思視景。他認為何處可安身立命，理應有多樣的選擇，因此主張「人間處處有桃源，桃花源不是一個地方，而是到處都有。」「桃源」理論，間接傳達出張系國所思辯的「歸根」與「還鄉」概念：

⁵⁸ 李歐梵：〈文學中的地方精靈〉，收入陳惠齡主編：《傳統與現代——第一屆臺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8。

⁵⁹ 張系國：〈美哉吾校〉，原載於《竹嶺》17（2013.7.13），《新竹中學數位博物館》網站，網址：http://hchsdbm.blogspot.com/2013/07/blog-post_13.html（2019年2月27日上網）。

「歸根」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老了一定要回家，回家以後一看，人物全非，往往就會有一種愁情，或者莫名的悲嘆：「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⁶⁰

張文將「浪漫鄉土情結」連鎖到獨身老人「回那兒去養老」的現實關懷層面，雖有其人生感喟，卻也深具意義。當故鄉家園人事凋零、時光難再，只餘孤身一人時，附著於鄉土的愛戀情感，對於故鄉地方的認同意識，理應不會改變，但對於「鄉土」，或許只能作為精神上的寄託與認同，而無法成為實質生活家園的處所，一如識者所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的情緒都結著另類地景，例如他們所不在那裡生活的聖山，泉水和小樹林。」⁶¹值得註記的是，張系國於 2018 年 11 月休假期間，由美返臺擔任清華大學榮譽講座。返臺前，他積極在網路檢索，亟亟於新竹購屋安居，擇屋地點無他，只要是「舊遊之地」皆可，最後終於順利在家鄉覓得居所，一圓「落葉歸根」夢想。張系國說：「從此在故鄉有了落腳點！」⁶²離鄉去國多年的作家，以身踐履了他的「歸根」說，此後重新歸隊風城，正名為「新竹人」，不再是「風城客」。

3. 愛亞的文本地景與懷舊滋味

作家愛亞九歲那年即隨母親的教職而遷居新竹湖口，同時開始了乘火車往返新竹市區的小學生活。⁶³在多數作品中，常見愛亞以「新竹住民」的身分登場，追憶逝水年華的歲月印象，間亦攝錄五 0 年代歷史上的新竹諸景。散文《喜歡》概分三輯，其中「心之扉頁」所輯皆是新竹和湖口童年生活光影，在記人記事中，接駁了地方敘事，包括族群生活面貌、語言現象；也映照了空間符號，如家居宅院、公共地景等等。從無法分辨東大、西大或南大路的市區街道漫遊穿梭為起點，而後逐一展開麗池、公園與兵營等城市地圖。其中原為新竹公園屬地，而後獨立為幽雅景觀的麗

⁶⁰ 張系國：〈竹塹堡、科技城與烏托邦：我的科幻小說創作專題演講〉，收入陳惠齡主編：《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第二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8、5。

⁶¹ 〔美〕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頁 152。

⁶² 張教授有意於家鄉新竹購屋，筆者因提供「591 售屋網」資訊，竟促成美事。在與筆者往復信函中，作家時時披露還鄉心境。相關購屋、返鄉情節，另見張系國：〈俯首甘為孺子牛〉，《聯合報·聯合副刊》第 D3 版，2019 年 9 月 5 日。

⁶³ 愛亞：《喜歡·夢裡情人》（臺北：爾雅出版社，1984），頁 24。

池風光，重現了愛亞記憶中拎著小木屐，穿過廚房到後院撿拾巴樂、池邊觀看划船、鑽七里香樹籬到高坡上玩秋千等溫馨童年。又或者是臨近南門國小、湖口等共居的公教日式宿舍、新竹車站內販售木皮盒式的便當和昂貴的零嘴羊羹、湖口宿舍的泡菜饅子、新竹中央戲院門廊下的白色尼龍雨衣等等，皆是以地方記憶繫連古老物件的老新竹氛圍，回應歷史與地景交匯中的見證、回憶與懷舊。

另作《暖調子》⁶⁴，也集錄了許多新竹市生活即景，如〈走過十八尖山〉文中的新竹山景、〈我的新竹車站〉中宏偉的車站廳堂與廊柱，以及〈上學遊戲〉情節裡的「四維路」等等。這些往事遺事裡的地景與地標，顯然不單是文學裡的地方風景，而是作家為自己找尋安頓的記憶裡的一種「竹塹學」，誠如論者所言：「愛亞不僅讓過去的新竹復活，也紀錄了被遺漏的新竹民間歷史」。⁶⁵隨著成長時間的調度，愛亞的新竹書寫逐漸讓位給湖口。《湖口相片簿：新竹湖口的輕雅之旅》概屬旅遊文學⁶⁶，全書分從人文視角，記錄湖口歷史民情風俗。作者以文學筆調收攬湖口景點，兼以老湖口人的身分，傳播旅遊資訊。在回溯式的地方敘事與地景描寫中，愛亞湖口書寫最具特色的即是濃郁的眷村味。

茲因新竹在日治時代的戰略位置特殊（日本南侵的重要軍事基地），國府配署的軍事單位頗多，因此移入新竹市的外省籍人口，相對於臺灣地區外省籍人口比例平均數為高，眷村文化遂成為令人矚目的新竹地方特色之一，2006年10月28日整修竣工啟用的眷村博物館，即作為眷村文物與臺灣常民文化展示的基地。⁶⁷愛亞另以湖口眷村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曾經》，不僅寫出早期眷村小說所映現飄泊離散的年代，也臨流鑑照出新竹地區特有的多族群多聲調的地域文化風貌，如《曾經》裡的李芳儒即形容童年好友邱家兄弟的不同語調，志維的語音帶些奇怪的「臺灣腔」，又帶些原籍特有的「客家腔」；至於志紹，則口音標準，無法聽辨出是「國語人」還是「臺

⁶⁴ 愛亞：《暖調子》（臺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2）。

⁶⁵ 陳銘礪：《風城遊·愛亞的竹塹學》（臺北：愛書人雜誌，2004），頁94。

⁶⁶ 愛亞：《湖口相片簿：新竹湖口的輕雅之旅》（臺北：紅樹林文化出版事業部，2003）。

⁶⁷ 〈眷村博物館〉，《新竹市文化局》網站，網址：<https://culture.hccg.gov.tw/ch/home.jsp?id=148&parentpath=0,145>（2019年6月30日上網）。

語人」。⁶⁸在少女情懷總是詩的故事情節中，洋溢著眷村人與閩客族群之間的人際人情交融現象，排闥而來的盡是新竹特具多元族群包容共生的地域文化。從紀實性散文到虛構性小說，皆見作者以竹市和湖口雙城作為創作的文本地景，愛亞以回味與鄉愁方式，銘刻地方特殊的生活樣貌，當可為竹塹書寫記上一功。

（二）認識鄉土：地方日常與行遊踏查

1. 徐仁修的頑童歷險與客庄視景

1977年以出版《月落蠻荒》系列域外蠻荒探險／自然書寫名家的徐仁修，自1988年返回臺灣後，即開始探尋臺灣高山森林，並投身於臺灣自然生態與環境倫理運動。關懷所及，遍於自然生態、溼地保育、動植物觀察等，相關著作頗為豐碩，諸如《自然生態散記：太魯閣國家公園四時觀察記》⁶⁹、《守護家園》⁷⁰等等。此外，徐仁修更以自然觀察者的角色專注投入，於1995年6月25日成立「荒野保護協會」，將理念轉化為實際的組織行動。⁷¹在徐仁修諸多自然與環境倫理書寫中，所謂「守護家園」的理念，大致是以臺灣全島生態作為書寫視景與著作定位。因此，單以家鄉九芎林為大背景，縱身躍入往日時光，刻繪誠摯動人的生命即景與在地圖像的《家在九芎林》⁷²，在徐仁修諸作中尤其顯得獨樹一幟。

《家在九芎林》，被譽為「東方的頑童歷險記」，是讀者詢問度最高的發燒書籍。徐仁修在前後兩序的標目中，分別題為「童年與鄉愁」和「回首純真年代」。書序中交錯著今與昔、童年與玩伴、鄉土與鄉人，而以此編織成回憶的人與事：

離開家鄉愈遙遠就愈惦念故土，年華越老大就越懷念童年舊事。……整個童年大多在新竹鄉下的九芎林度過，環繞我童年最重要的莫過於伙伴了。……如此一再地循環著童年。那許許多多哀哀樂樂，發生在那時代的故事，是今

⁶⁸ 愛亞：《曾經》（臺北：爾雅出版社，1987），頁219。

⁶⁹ 徐仁修：《自然生態散記：太魯閣國家公園四時觀察記》（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1993）。

⁷⁰ 徐仁修：《守護家園：臺灣自然行腳30年》（臺北：大地地理旅遊雜誌社，1999）。

⁷¹ 徐仁修近期將出版為家鄉土地發聲，記錄臺灣生態的攝影集《臺灣最後的荒野》。

⁷² 徐仁修：《家在九芎林》（臺北：遠流出版有限公司，2000）。

天的孩子們再也看不到或經歷得到的事了……。(頁 4)

小說以年僅十一歲的堂兄弟雄牯和老鼠湘作為敘述者，全書有關鄉土的空間想像，則繫連著「溜出後門的計畫」、「避過大人的注意」等頑童式浪遊活動（頁 159）。小說中空間經驗的對象，顯然並不限於家、鄰居或學校，而是廓及刻意尋索或偶然發現的空間情景，可見作者意欲藉此拓展孩童進一步認識鄉土空間與鄉俗人情世態。例如小說敘及在王爺廟前的空地——廟坪，窺看大土爺的首級；又如中元節到頭前溪河床放水燈、殺豬爭競普渡賽事、鄉間神棍乩童裝神弄鬼等地方奇觀與民俗風情，以及白鼻心和石虎侵噬咬家畜、野豬肆虐菜園等山區客家庄的村野景觀；又或是客庄墾殖營生、季節農事與磨米作糲、客家老山歌等有關九芎林的鄉野生活描寫。於焉浮現的地方禮俗傳統，可謂饜足了讀者對於客庄風情的想像與重塑。

〈福佬人來鎮的時候〉一文，敘及彼時閩客第一類接觸的情景，乍見閩籍人士，客庄孩童一致失望地說：「跟我們長得一模一樣嘛！」（頁 72）作者於此呼應閩客一家的觀念，但隨即藉童稚之眼，為福佬人賦形定調為嚼檳榔與罵髒話的刻板印象：「福佬人真是怪啊！……牙齒是黑的，嘴唇是紅的，吐的口水是赤的，說話時，喜歡加一個幹字。」（頁 82）這別有嘲諷的弦外之意，對比今日族群無嫌猜的和融觀念，或許不合時宜，卻也照見了彼時族群齟齬經驗的歷史事實。

徐仁修撰作《家在九芎林》之際，適值身處尼加拉瓜蠻荒農場與菲律賓叢林間，域外離境的鄉愁想像，於是傾注於斯，而寫出「遠方的老家」。小說充溢了昔日臺灣鄉間兒童的日常生活經驗，藉著回憶，作者所營構的客庄氛圍和地方素材，顯然也遙擬了新竹地緣色彩與歷史年月。

2. 陳銘磻的新竹地圖與城市導覽

嘗言「喜歡新竹勝過臺北，因為這座城市讓我嘗到故鄉的滋味」的風城人陳銘磻⁷³，出版諸多在地書寫之作，堪稱是書寫新竹大家。從 2001 年到 2003 年，總計出版六本名為「旅行文學」，或稱「報導文學」的創作：《出草》、《尖石櫻花落》、《五

⁷³ 陳銘磻：《安太郎の爺爺·自序》（臺北：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2014），頁 8。

峰清泉夢》、《尖石夢部落》、《竹塹風之戀》和《櫻花夢》。陳銘礚並將上述這些行旅走尋地點，區分為「出生地故鄉」和「生命地故鄉」。⁷⁴

新近之作《安太郎の爺爺》，敘事視角則是以父親的長孫（作者的兒子）作為說書人，來描繪他的父親（作者自己）和他父親的父親（作者的父親），藉此觀看兩個不同世代的父親形貌。這本自敘傳小說回顧處在大歷史間隙中兩個父親的年輕故事，最大的敘事奇觀則在於運用新竹市全景地圖把各樣故事串連起來⁷⁵，如在舊省立新竹醫院草地葬埋白兔；利用爺爺任職戲院經理之便，至勝利路上的樂民戲院、武昌街上的新竹戲院看霸王電影；隨祖母到舊名觀音亭的竹蓮寺拜神；家住彼時獨領風騷的「樹林頭」空軍眷舍的威風同學；保有清朝歷史陳跡的楊氏牌坊與石版路等等。故事或許不全都發生在這些地點上，卻是藉由這些地方象徵性的建物景觀，延續且銘刻了陳銘礚對於新竹市的回憶視野。

不同於《安太郎の爺爺》以新竹地理縮結家族歷史的回憶脈動，《新竹風華》（副標：新竹縣歷史人文與文學風景行吟）、《風城遊》（副標：新竹市人文史蹟與典雅景緻散步），顯然更趨近於旅遊導覽書。以「作家人文之旅」的書寫方式，收攬新竹縣市「文化地圖」的出版用意，固然附麗於政府建構臺灣文化主流價值，推動本土化政策下的宣傳品，但透過陳銘礚以極熟極博的筆調視野與文學品味，描述地方風土人物，使個人親切的地方經驗，得以突顯地方的可見度與識別性，兩本連作因此堪稱最整全「認識新竹」的文學行旅書。

發人深思的是陳銘礚在《新竹風華·導言》中，一再強調「半世生活在新竹縣市的長久歲月，問自己到底對故鄉認識多少？」（頁15）觀景反思的對象，顯然是已成為「外在者」（outsider）的「自己」；反之，在《風城遊·導言》裡，卻是從「內在者」（insider）觀景的角度，質詰了新竹城市的變貌：

歲月時間卻不好輕鬆走著，省立醫院變成大遠百，和尚寺變成內媽祖廟、西門街小診所變成螞蟻咖啡、石坊里逃不過開發命運，整個老社區被從中切腹

⁷⁴ 陳銘礚：《新竹風華·新竹紀行》（臺北：愛書人雜誌，2004），頁15。

⁷⁵ 小說中雖也述及父親被派任至尖石那羅部落錦屏國小任教諸事，但相較於新竹市的寬廣版圖，新竹縣地圖顯然限縮許多。

般闢出一條新路，原來清清悠悠一個守成式的聚落，忽然變成我難以辨識的新街道、新方位。(頁 12)

在時間流光中，大多數的地方公共符號，都將伴隨著時移事易，混入「新的空間」裡，而失去它原本作為一個「地方」的特徵與地位。這些逃不過開發命運的地景地標，或許並非是新竹地方文化的重要符徵，但對於陳銘礮而言，卻是新竹作為「我城」，所滋生親切經驗與記憶圖景中的「地方」意義，因此當目睹城市變易為「他城」時，不免投射出「尋找的焦慮」。綜上新竹縣市風景巡弋之作，可以推論出：位居偏遠位置的新竹縣自然人文地貌景物，或許變遷不大，無多差異性，然而聚集異鄉客日益增多、發展較快速的新竹市，相對而言，則擁有了摩登都會景觀與城市新樣貌。無怪乎《新竹風華》、《風城遊》兩作導言裡的景觀概念與地方意識，判然有別。對於每一個獨立個體的新竹人而言，地方感的認同，並非全然歸屬於公眾環境或集體記憶的共享世界，然而陳銘礮文末卻也有了反觀自照，重新開啟觀看與接受「改變中的風城」，不再執著於亟亟追尋或打造一個契合於自我追憶版本的新竹世界。

五、結語：以「附著感」和「中心感」鑄造的 「竹塹世界」

本文析論日治至戰後現當代作家作品篇什，主要針對各階段具有移動經歷的作家群對於新竹過去歷史與現代生活的一種特殊觀察，以及屬於個人詮釋性和記憶性的書寫現象，並意圖從中觀測是否有足以表徵「恆常的地方群體身份感」的可能性，諸如對於地方的記憶與印象，是否可能有其「地方集體意識」下的概念性產物，諸如賦予群體身份感與認同感的地方核心文化或空間景觀要素等等。

總理本文探述結論，發現同時期作家書寫地方性時，因涉及作家身分、社會位置，書寫表現的地方想像與美學認知，因此多有不同，如同為殖民地情境下的魏清德對於桑梓的聚焦關懷，在於表現地方自然景致中的殖民文明景觀，這自是他胸懷

東亞文明性與共榮圈的情結，並藉此置換新竹為概括臺灣全景式的「現代化鄉土」思維與地方敘事。至於吳濁流對於地方詮釋，則立基於「家園性鄉土」，「新埔家園」因而是他首要的「關照場域」，若欲探掘其靈魂深處的「孤兒意識」與「臺灣意識」，宜乎溯源於他的「鄉土愛」，以及帶有「生活與家園」素樸概念的新埔「地方意識」。

再觀及作家屢經流動的生命歷程，發現並無法單以原初鄉土作為地方書寫的考察，如龍瑛宗雖有北埔書寫諸作，同樣也有為學界關注的花蓮地方記憶諸作，惟異鄉與故鄉雖有其不同的意義，卻終究是鏡像式的相對與相關。同樣具有多重穿越移動經驗的吳濁流，以故鄉新埔與第二故鄉苗栗書寫而相互填補記憶的縫隙，這雙鄉已然成為吳濁流生命核心地點與書寫線索。

由是而觀，作家或受到出生成長之地的本籍文化薰染，但也因為遷徙流動而有客籍文化的影響，對於地方認同與地方意識的述寫姿態，肇始於生活經驗、感受體驗與生命意識等實質存在意義，並藉由流動而重組了作家的地方意識，使地方獲得了更多元的定義。

對於現當代作家而言，天涯若比鄰的觀念已然成為事實，海外的靈根自植或國內的島嶼移民，皆已成為常態，生於斯、長於斯而老於斯的生命圖式，因而是「不必然」或「不可能」。饒富意味的是，在本文盤點新竹作家作品中，可以覺察作家書寫地方認同感，主要植基於地方接榫作家的生命場景與記憶深處，尤其「地方」所具「地方精靈」的特質，即或作家已遠離了地方家園，卻依舊頻頻回眸，愛戀此地，並將之視為存在的立足點。如李歐梵即以中學六年的時光與景物地貌，濃縮成新竹記憶的斷片；張系國顯然也是藉由竹中人事風華，映顯新竹印象與地方光影；只是前者趨於非單一的地方認同，而後者則是以返鄉覓屋，實踐歸根。至於愛亞則是以諸多公眾地標和古老物件連結童年家居經驗與地方記憶，表徵懷舊與見證。惟作家的地方意識與認同指向的空間經驗，也不必然是具有公眾特徵或集體記憶的地景地物，如學校、戲院、車站、公園等等。依循個人獨具親切性而難以「公眾化」的地方經驗，也間接成就了另一種地方書寫的焦點，例如讓徐仁修興發新竹地方感的起源地，主要是作為大遊戲場的鄉野空間。這個空間屬性，除了鑲嵌親切溫暖的地方

日常意象，也作為召喚作家童年浪遊地圖與客庄生活色彩的介質。至於陳銘礪的地方書寫，則是以感性的「參與者」之姿，現身於家族歷史，藉此連鎖新竹街市圖誌的回憶視野，復又以「文化人、作家身分」等「外在者」的知性身分，帶領踏查地方歷史步道與文學風景。

不可否認的，場所精神是代表人與物的集結，存在「時間」和「空間」結構中的地方記憶，必須含藏「景物」或「人事」的要素，才能產生一種「地方感」或「地方意識」。遑論物是人非，或物非人是，只要還有一樣屬於地方意義的恆久性元素，該處就會是有靈性、有意義的「地方」；反之，一旦物非人亦非，地方不再具有親切性與熟悉感時，地方也就成了不具有意義與情感附著性的純粹「空間」。

如是，且回到本文原初的提問與思考：地方區域特性是否可以形成一種定型的地方文學的傳統？承上所述，「竹塹作家們」面對的雖是同一處地方風土與地方景觀，卻因著個別所認識、感知與經驗的不同，而產生可變性與多樣化的地方感。由是，作家群所呈現的地方書寫，顯然不是客觀的地方認知，而是主觀的地方意識，且終究無法表現出地方的「全部」事實，而只能是地方的「部分」真實。然而「地方」的概念與精神，即在於它是「一個有意義的區位」⁷⁶，是人類創造的有意義空間，也是人群以某種方式而依附其中的空間。從「地方意識」和「地方書寫」面向出發的地方學研究，本不在於整體綜觀地方，也不在於全面繪製這個地方或那個地方模樣的地圖學，而是意在探問「是什麼東西使得地方成為地方？」⁷⁷並藉此發明各區域地方無可取代的「特殊性」與「多樣化」。

總攬本文作家群筆下的各種「竹塹世界」，顯然並未聚焦於經緯度座標方位的新竹地理空間；作家的書寫意識，也並非是將「竹塹」轉為修辭化的「地方」概念，或只是依循簡單的地方生活經歷線索的敘事罷。竹塹諸家的地方書寫與詮釋，誠然各有愛戀地方的各式情感形態，也各自擁有不同的經驗、記憶與觀想視角，卻是有志一同地透過書寫，「找出對自己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方」。由是可知，作家主要源自

⁷⁶ 〔英〕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等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4。

⁷⁷ 〔英〕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等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40。

於「親切的地方經驗」與「地方與我的關係」，繼而從「曾經家園」與「鄉土情懷」的意義出發，藉此賦予並鑄造地方成為一個「意義世界」。作家書寫地方的「地方意識」，注入的情感也即是對於家園／鄉土的一種「附著感」（意謂著鄉土情懷的產生）和「中心感」（認為所在位置有無可比擬的特殊價值）。⁷⁸作為隱喻性的竹塹／新竹符碼，實是以「家園」和「鄉土」為基石，而由書寫者重新點染，創造他所喚生的時空焦點與地方情境。爰是，竹塹書寫所聚焦的「地方」，遂獲得定義和意義，並成為有別於「他方」的一個特殊的地方型式。

各區域皆有特殊地方建構的地方性特質，諸如涉及自然環境、人文景觀、文學傳統、語言習俗等等，必然存在可供指認辨識的地方獨特性，而各區域文學也必然有其研究之存在課題與價值，一如自鄭用錫、林占梅兩大家族推動藝文風尚、詩社吟會，至今竹塹文脈流衍未歇，而山村眷戶與閩客小鎮風光，科技新都與文化古城，更匯聚出新竹多元而獨特的在地人文風貌。本文以「移動性」經驗的作家為例，進行析論，主要強調在變動、驛動與流動中所銘刻對應的地方意識，將有別於「根著一地」的地方認同感，並藉此探討不僅是「根源」，而是「路徑式」與「開放性」的地方概念。⁷⁹面對時代潮流更迭與多重流動播遷的現實，生疏如異鄉般的地貌地景與人事滄桑，正顯現出地方在時空結構中的許多裂變。如何進入在地人所生活的存在樣態，怎樣理解地方作家所感知與經驗的地方意識，或許才是通往關於現代思維的地方學路徑，非徒汲汲於營造一種定型而足資辨識的地方文學傳統，而輕忽了在全球化底下的移動性脈絡中，來理解地方意識或地方書寫的開放性與新的可能性。

⁷⁸ 在段義孚的論點中，「中心感」，並非是地球表面上之某一特定地點，而是由坐標方位形成的幾何概念所引出的「中心」，且幾近於是宇宙結構的焦點，世界的中心，具有神話思維的概念。參見〔美〕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頁 143。

⁷⁹ 參〔英〕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等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87。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 吳濁流著，呂興昌審訂，黃哲永主編：《濁流千草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
- 恠我氏著，林美容點校：《百年見聞肚皮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5。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
- 詹雅能編校：《雪蕉山館詩文集》，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6。
- * 龍瑛宗作，葉迪等譯，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 * 魏清德著，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王惠珍：《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 吳濁流：《南京雜感》，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
- *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
-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
- 吳濁流作，彭瑞金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 吳濁流著，張良澤編：《亞細亞的孤兒》，臺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3。
- 李歐梵：《音樂的往事追憶》，臺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2。
- * 李歐梵：《人文文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
- 徐仁修：《自然生態散記：太魯閣國家公園四時觀察記》，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1993。
- 徐仁修：《守護家園：臺灣自然行腳 30 年》，臺北：大地地理旅遊雜誌社，1999。
- * 徐仁修：《家在九芎林》，臺北：遠流出版有限公司，2000。
- 陳銘磻：《風城遊》，臺北：愛書人雜誌，2004。

陳銘磻：《新竹風華》，臺北：愛書人雜誌，2004。

* 陳銘磻：《安太郎の爺爺》，臺北：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2014。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黃榮洛：《臺灣客家傳統山歌詞》，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2。

* 愛亞：《喜歡》，臺北：爾雅出版社，1984。

愛亞：《曾經》，臺北：爾雅出版社，1987。

愛亞：《暖調子》，臺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2。

愛亞：《湖口相片簿：新竹湖口的輕雅之旅》，臺北：紅樹林文化出版事業部，2003。

〔日〕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

〔日〕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 〔美〕Yi-Fu Tuan（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美〕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著，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9。

〔美〕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

* 〔英〕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等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挪〕諾伯舒茲（Norberg-Schulz, Christian）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二）論文

* 李歐梵：〈文學中的地方精靈〉，收入陳惠齡主編：《傳統與現代——第一屆臺灣文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6-

9。

張系國：〈竹塹堡、科技城與烏托邦：我的科幻小說創作專題演講〉，收入陳惠齡主編：《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第二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5-8。

陳惠齡：〈地景、歷史與敘事：竹塹文學的地方詮釋及其文化情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8（2014.4），頁 77-119。

顏崑陽：〈「後山意識」的結構及其在花蓮地方社會文化發展上的異向作用與調和〉，《淡江中文學報》15（2006.12），頁 117-151。

（三）報刊、網路資料

〈沒被她唸過 別說到過新竹！丸竹化妝品傳承百年的美麗秘密〉，《三立新聞網》網站，2017年5月16日，網址：<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53018>（2019年1月30日上網）。

〈眷村博物館〉，《新竹市文化局》網站，網址：<https://culture.hccg.gov.tw/ch/home.jsp?id=148&parentpath=0,145>（2019年6月30日上網）。

張系國：〈美哉吾校〉，原載於《竹嶺》17（2013.7.13），《新竹中學數位博物館》網站，網址：http://hchsdm.blogspot.com/2013/07/blog-post_13.html（2019年2月27日上網）。

張系國：〈俯首甘為孺子牛〉，《聯合報·聯合副刊》第 D3 版，2019年9月5日。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Ai Ya, *Xi Huan* [To Like] (Taipei: Elite Books, 1984).
- Chen Ming Fan, *An Tai Lang No Ye Ye* [An Taro's Grandfather] (Taipei: Sbooker Publishing, 2014).
- Hsu Jen Shiu, *Jia Zai Jiu Qiong Lin* [My Home in Jiu Qiong Lin]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2000).
- Lee Ou Fan, "Wen Xue Zhong De Di Fang Jing Ling", adopted in Chen Wei Li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aiwan Study of Hsinchu* (Taipei: Wan Juan Lou. Books Co., Ltd., 2015), pp. 6-9.
- Lee Ou Fan, *Ren Wen Wen Ben* [Humanities as Texts of Lif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Lung En Tseng, *Long Ying Zong Qun Ji* [Collected Works of Lung En Tseng] trans. by Yeh Di et al., ed. By Chen Wan Yi, (Tainan: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2006).
- Tim Cresswell, *Di Fang: Ji Yi, Xiang Xiang Yu Ren Tong* [Place: Memory, Imagi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rans. by Hsu Tai Lin et al.,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Ltd., 2006).
- Tuan Yi Fu, *Jin Yan Tou Shi Zhong De Kong Jian He Di Fang* [Space and Place in the Experience] trans. by Pan Kui Chen,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98).
- Wei Chin Te, *Wei Qing De Quan Ji* [Collected Works of Wei Chin Te] ed. by Huang Mei Er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2013).
- Wu Chuo Liu, *Wu Hua Guo* [Common Fig] trans. by Chung Chao Cheng (Taipei: Avanguard Books, 1988).
- Wu Chuo-Liu, *Zhuo Liu Qian Cao Ji* [Zhuoliu's Thousand Poems] authorize by Lu Hsin Chang, ed. By Huang Che Yung, (Taipei County: Lung Wen Press, 2006).